

筑路情怀

工地见闻

# 他们在风雪深处

□ 徐敏

# 茶香漫灌江

□ 田元青

零下二十摄氏度的北风卷着雪粒，掠过旷野，扫过脸颊，带来绵密如针的轻刺。这是北方铁路沿线再寻常不过的冬景。12月，雪原寂寥，四野白茫茫，唯有两条钢轨沉默地伸向天际。

在这漫天的寒与静中，一群身影正深一脚、浅一脚，跋涉于没膝的积雪里。他们裹着厚重的棉衣，呼出的白气在凛冽中绽开，又倏忽消散。原来，为确保铁路既有线路施工平稳进入冬休，保障明年开春复工复产顺利推进，中铁二十局富加铁路项目一分部的安检踏勘职工，正步履不停，向寒冷更深处行进。

走在稍前的周晓忽然停下，眯起眼睛凑近那面灰白色的声屏障。“这儿”，他用手轻轻点在某一处，“这段声屏障施工便道需临时征地，面积要测准、记清。”说话时，睫毛上凝着的白霜随着话音轻轻颤动。

他摘下厚重的手套，从怀里掏出尚带体温的记录板。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在风声间歇的片刻显得格外清晰。他一笔一划地写下坐标和备注，像是要把叮嘱也刻进这苍茫的冬日里。

标记完毕，他转过身，迎着风朝早已冻得发麻的掌心狠狠呵了几口白气，用力揉搓，直到指节渐渐恢复些许血色与灵活。

作为踏勘组的技术骨干，周晓熟悉这段线路的每一处细节。每日三公里的徒步巡检，是他雷打不动的铁律。他们像一把最细的梳子，缓缓梳理着沿线每一寸“肌体”；声屏障、待迁树木、场地布置……每一处核查，他总要对着图纸反复核对三遍，才肯落下那个代表“无误”的勾。文师傅笑他“强迫症”，他却说：“这东西，错一点，后面可能就是大麻烦。”

正说着，文师傅拍了拍肩上那个鼓鼓囊囊、沾满雪沫的工具包，沉闷的咚咚声在风里显得格外踏实。“邻近既有线作业，安全这根弦，时时刻刻都得绷到最紧。现在踏勘嘛，就是给开春安全施工做准备。打基础、抢时间，一点都不能马虎。他一边说着，一边蹲下身从包里取出测距仪。仪器按键细小，戴着手套无法操作。刚卸下手套，手指立刻冻得通红，仿佛针扎一般，连反应也变得迟缓。他眯起眼，凑近屏幕，仔细测量构筑物与钢轨的距离。棉靴深陷雪

窝，每次拔起都发出沉闷的咯吱声；裤脚不知何时已结了一层透亮的薄冰。

完成记录后，他直起身，望着刚检查过的声屏障桩基，笑着对周晓说：“你还记得不？上次那场大雨后，咱们就是在这儿，给这段声屏障航拍做前期调查，冻得哆哆嗦嗦，话都说不利索。现在再看，嘿，桩基都打完了，还这么稳当！”

笑声低低的，带着欣慰，转眼便融进呼出的白雾里，消散在风中——这些桩基，经他一遍遍检视与测量，早已不是冰冷的钢铁构件。它们沉默立在风雪中，像是他心头时时挂着的“老伙计”。

远处，靠近上跨立交桥的位置，一个年轻的身影端着RTK仪器在风雪中来回走动，专注测量着结构物的里程。雪沫扑打在他脸上，帽檐积起薄雪，几粒滑入后颈，冻得他一激灵。他只缩了缩脖子，顾不上拂去，眼睛仍紧盯着屏幕。

“班长！杆位记手簿上了！”他扯着嗓子喊，声音在旷野中被风扯得有些破碎。喊完才觉出喉咙被干冷的寒风刮得生疼发哑，忙不迭地从怀里摸出保温杯，贪婪地抿

下一小口。另一边口袋里，项目部早上发的暖贴，早已冻成了硬邦邦的小方块。

当他放下水杯时，抬头恰好看见一列墨绿色火车，车头亮着穿透雪雾的明灯，正匀速、平稳地驶过他刚检视过的区段，车轮与钢轨撞击发出规律而坚实的“哐当”声，车身没有丝毫异常的晃动。

他眼睛倏地亮了，那光芒像是雪地反射的阳光：“这趟车走得多真稳……咱们这段时间，没白挨冻。”这话像是说给别人听，又像是说给自己听。

雪地清冷，映着他们或蹲或站的身影。记录板上的字迹随脚步延伸，一页又一页，被认真填满。

日头渐低，周晓直起腰，揉了揉冻得刺痛的耳朵，望向远处暮色里亮起的几点灯火。“快春运了”，他声音沙哑却温和，“这趟车，还有后面加开的临客，得拉多少人回家过年啊。”

无人应答。他们只彼此对望一眼，默契地调整好工具，裹紧衣领，朝着下一个标记点走去。身影在雪地上拖得很长，很深，静静融进苍茫的暮色里。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局三公司

入冬后的广西灌江，清冽的水面倒映着都庞岭的剪影。晨雾尚未散尽，山间炊烟已袅袅升起，油茶的黑香混着米香，漫过田埂，钻进每个清晨赶路人的鼻腔，也唤醒了灌阳的黎明。

“一碗苦，二碗平，三碗甘。”这句在灌阳流传已久的油茶老话，道尽了当地人的生活哲学。而对奋战在灌阳抽水蓄能电站工地上的铁建人而言，这句话更映照着扎根异乡的400多个日日夜夜。从初来乍到的陌生不适，到如今的熟稔扎根，我们把青春与汗水洒在这片土地上，也在时光流转中品味着建设之路的苦与甘。

往返工地的路上，和睦村是必经之地，跑得了，连村口的桂花树都成了“老友”。初到灌阳时，语言的隔阂成了第一道难题。嬢嬢们口中的“克哪凯”“赶圩去”“恰饭了吗”，听起来如同天书。但她们的热情从不因语言不通而消减，每次相遇，总会笑着挥手招呼。耳濡目染间，我们如今也能对上几句家常。方言就像一扇渐渐打开的门，门后不仅有一碗热油茶的温暖，更藏着这片土地最真诚的接纳。

立冬后，厂房施工进入关键期，我往工地跑得更勤了，也常在和睦村村口小憩。那日，几位筛茶的大姐热情邀我入座，粗陶碗里茶汤滚烫，灶边煨着的野板栗咧着嘴吐香，甜香与茶香在空气中交织。

五十多岁的陆嬢嬢是我们的老朋友，她用火钳熟练地拨弄着栗子，灶火照亮她眼角的皱纹。“小田，你们工地上的‘岩壁梁’要浇混凝土了吧？”她的问话让我惊讶。“村里好几个后生在工地干活，这电站建好山水都受益，谁不盼着！”她笑着说，“施工应该跟筛油茶一个理，火候急不得、大意不得。”朴实的话语如茶汤般暖心，这份不把我们当外人的叮咛，正是异乡最珍贵的滋养。

氤氲水汽中，一年多的经历如画卷铺展。初入广西时，群山环绕的陌生环境、复杂的地质条件给我们出了不少难题。我们顶着烈日搭建板房，平整场地，从一片荒芜中建起临时驻地，让“家”在异乡落地生根。夏夜暴雨倾盆，灌江水位暴涨，我们与村民们挽起裤脚，扛着沙袋，在泥泞中并肩作战。那一刻，建设者与乡亲们的心紧紧贴在一起。重阳佳节，我们带着工具和慰问品走进独居老人家中，仔细排查老化的电路，把牵挂藏进每一个细节里。这份双向奔赴的善意，如同涓涓细流汇聚成河，成了我们攻坚克难的不竭底气。

“茶要凉了。”陆嬢嬢的声音将我引回回忆中，她递来刚剥好的板栗，金黄的果肉在掌心泛着温润的光泽。窗外，拌和站的轰鸣隐约可闻，此刻听来，竟与屋内的炊烟一样让人心安。

起身告别时，夕阳为都庞岭镀上了一层金边，大山深处的电站厂房里，混凝土正在悄然凝固。我忽然明悟：最深的根，不在泥土，而在人心；最暖的茶，不仅在碗中，更在共同走过的岁月里。青山为证，茶香做伴，我们以匠心为笔，以汗水为墨，将“苦尽甘来”的古老智慧，书写成铁建人扎根大地、建设祖国的壮丽诗篇。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二公司

铁建故事

## 山水“宠爱”下的义龙庆

□ 王艳丽

晓色微晕，清风摇曳修竹，斑驳的门墙后，手执竹杖的老翁缓缓推开了黄泥青瓦的老屋，蓑衣斗笠，身后牵着水牛，还跟着三两个欢闹的孩童，悠悠地踏上那潺潺流水处横卧的老桥，向着田埂远去了。

晨光熹微中，几只小鸭子迈着晃晃悠悠的步伐，跌跌撞撞地涉过溪流，不远处的蔼蔼云山薄雾环绕。

松阳，这座浙西南山区深处隐秘的小城，正在一点点被唤醒。一同被唤醒的，还有那条由遂昌瀛竹蜿蜒向南，串联起松古平原的万亩良田、松阴溪谷的郁郁葱葱、大东坝镇的氤氲水汽，最后汇入G25长深高速的义龙庆高速公路。

藏在密林深处的中铁十六局三公司义龙庆高速公路丽水段4标项目，正承载着山区百姓发展的希望与梦想，将这片古老的绿野山踪与外界更广阔的世界紧密相连。

山雨来临之际，挂在栏杆处的蛛网随风荡漾，红尾蓝翼的蜻蜓布满田野，漫天的蛙鸣里，雨滴便密密麻麻撒了下来，竹梢被压弯了腰，把玉珠滚落在不知名的小花上，邻居阿婆家的小橘猫，匆匆忙忙地跳上厅下的摇椅，警惕地盯着路边的柚子树轻轻晃，巷尾的毛板栗枝头愈发低垂了，果实便清晰地呈现在雨幕里。

项目部的办公室里，键盘声遮掩着打印机的忙碌。办公区的灯影，正与院里那株古树的年轮一起，把钢筋水泥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

山坳里的留明尖隧道和安民隧道深处，全智能三臂凿岩台车的机械臂正在以厘米级的精度斜刻山体，坚硬的岩石发出珠落玉碎的破碎声，70%的湿度加持、38摄氏度的热浪翻涌，但掌子面正沿着预定的方向一点点地朝大山的深处推进。智慧监测中心的大屏上，数据跳动，仿佛在量测着大山另一种形式的心跳声。

走出隧道，初冬阳光依旧明媚，操作员的脸颊渗出细密的汗珠，大东坝互通A匝道2号桥墩柱的倒影映在潺潺的河水中，惊扰了探出水面的石斑鱼，泛起层层涟漪，一静一动间，相映成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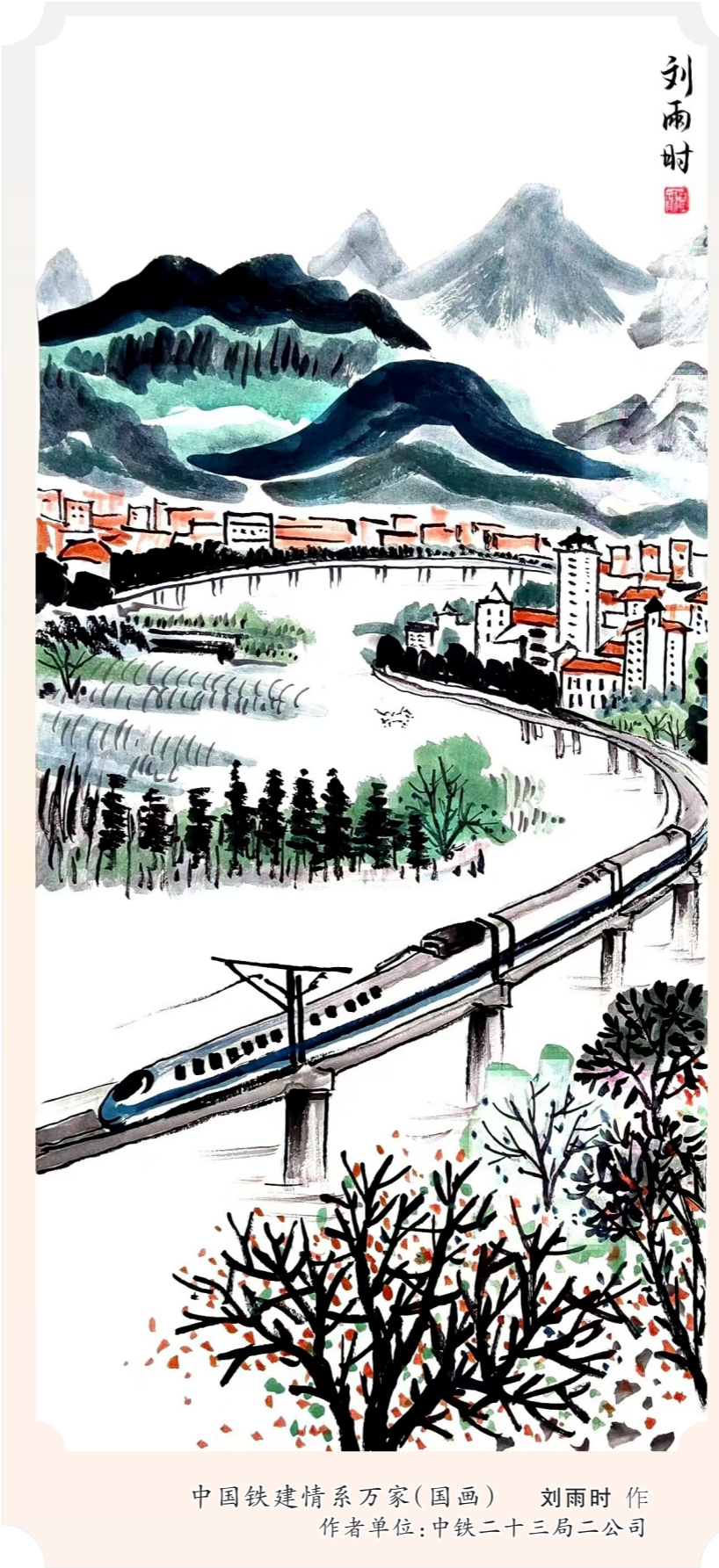
夕阳的余晖洒落，勾勒出钢筋混凝土硬朗的轮廓，与远处连绵的青山，近处流淌的河水，共同构成一幅动人的画卷，诉说着这条高速公路从蓝图变为现实的艰辛与汗水。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将以坚实的臂膀连接起浙西南山区连绵的山川与平原，让这片土地的交通脉络更加通顺。

而我，作为建设大军中一员，将掬起一汪山泉水，在这山水宠爱下的江南小村寨里，同建设者们一起品味时光，在绵延不息的绿意里，把大家的辛勤付出记录成一首田园诗的模样。

作者单位：中铁十六局三公司



中国高铁“金名片” 彭特摄 作者单位：中铁十一局三公司



中国铁建情系万家(国画) 刘雨时作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三局二公司

## 雪落有声

□ 郭新璞

寒风捎来冬日的信笺  
雪花写就寒冬的诗篇  
枯叶奏响季节的歌谣  
大雪就这样悄然落下  
和着机器的轰鸣声  
好似在诉说着建设者们的坚韧与执着

都说雪落无声  
我言雪落有声  
听，那便是雪落的声音

大雪漫漫，悄然装点工地的颜色  
雪花簌簌，轻盈地落在建设者的肩头  
冻得通红的手指正在校准着标高  
挥动的塔吊在云端勾勒出奋进的轮廓  
鲜艳的旗帜在寒风中猎猎作响  
他们忙碌的身影  
穿梭在银白色的雾霭之中  
和着雪落的声音  
奏响奋进的乐章

安全帽上，落雪堆积  
却丝毫挡不住他们昂扬的士气  
工装之上，冰碴凝结  
却掩不住他们对前进的热望  
为了梦想的桥早日通车  
为了向往的路早日建成  
为了建设的隧道早日贯通  
他们在凛冽寒风中坚守阵地

每一次桩基的打设  
每一次隧道的掘进  
每一次道路的延伸  
都在向着希望挺进  
哪怕冰天雪地  
奋进的脚步也不会停息

他们目光如炬，穿透风雪的迷茫  
眺望前方，向着梦想指引的方向  
步履不停，为城市蓝图奋力添笔  
每一步，都踏出奋斗的步伐  
每一步，都奔向心中的光亮

侧耳倾听，这雪落下的声音  
一起为冬日里的建设者们加油鼓劲  
致敬每一份寒冬里的坚守  
侧耳倾听，这雪落下的声音  
盼一场雪后初霁的阳光明媚  
候一次工程竣工后的欢腾相拥  
守一份执着坚守的滚烫初心

当雪花渐融  
春的讯息，暗暗涌动  
愿工地平安，进度不停  
愿建设者们，冬日亦暖，梦想终成  
作者单位：中国铁建港航局总承包分公司

心香一瓣

## 寒夜的回响

□ 马天峰

键盘上敲下今天的最后一个字，推开椅子，舒活下筋骨，办公室的窗外黑夜如墨，仅亮着几点跳豆似的灯星。远处，吊塔庞然的影子沉默在黑暗里，似乎也困倦了。

我把文档里的内容打印出来，准备回到宿舍再检查几处，纸张轻飘飘的，那些字却硬邦邦沉甸甸的，似乎带着一股子硝烟气，还有说不清的时间的锈味。我把它们卷握在手里走回去。路上有微微的夜风，迎面吹来，把冷气吹进了骨头缝里，也把思绪吹得更活跃，不由得想起也曾有人在这样的夜里走着。只是，我的路通向温暖的宿舍，而他们的路却通向苦寒。那该是怎样彻骨的冷呢？这时，一个名字穿透十年的光阴，清晰浮现——袁孝文。

1953年2月8日，朝鲜的夜晚远比此时凛冽。风雪裹挟着硝烟，天寒地冻。这位年轻的铁道兵战士正在巡查被敌机反复轰炸的线路。突然间，敌军沿路投下的炸弹在他身旁爆炸，他瞬间失去了自己的右腿。剧痛与严寒几乎要让他吞噎。然而，后面的战友就要到了。他不能躺着不动，于

是一寸一寸，在刺骨的雪地上艰难爬行。鲜血从他断裂的肢体涌出，在身后拖出一道长长的、触目惊心的红痕，迅速被冻结在苍白的雪地上。他咬紧牙关爬行了300多米，却又被一颗炸弹炸断了左腿。生死攸关，万难之际，袁孝文用最后的意志，设置“五个响墩”，保证了疾驰而来的军用列车安全而过，他的生命却永远被冰封在那个寒冷的黑夜中。

这个故事是2016年，一位老党员讲述给我们这些刚入职的大学毕业生的。我被这个故事震撼了，也感动于老一辈铁道兵的意志。那时我想他爬过的，或许是人生中最漫长的三百米。那不是距离，而是一个战士用生命丈量出的忠诚与担当的尺度。他用牺牲完成了对“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最悲壮、最彻底的诠释。

从他的身上，铁道兵精神的巍峨山脉清晰地隆起。它始于解放战争的烽火，“野战军打到哪里，就把铁路修到哪里”；它淬炼于抗美援朝的冰与血，用血肉之躯守护钢铁动脉；它扎根于和平年代的群山万壑，成为“铁道建设突击队”，逢山

凿路，遇水架桥，默默构筑共和国的筋骨。而我，一名“铁道兵”的“新兵蛋子”，我的“三百米雪路”该如何走呢？我学着袁孝文“至死方休”的尽责，为捕捉一个最能体现工匠精神的镜头，我可以长久蹲守，直至双腿麻木；为确保一项会务安排万无一失，我反复核对流程，直至深夜。我未曾尝血爬行三百米，但我曾拖着疲惫，走遍工地每个角落，只为将一份清凉、一句嘱托送到最前沿的工友手中。在我这里，袁孝文的响墩，化作了办公桌前一盏长明的灯，化作了相机里一张张照片，化作了仓库里码放整齐充足的物资……我确信，那铁道雄魂，并未消散，它依然在我们年轻一代的铁建人身上，被我们这些新时代的铁道人平静而深沉地呼吸着。

山河为证，岁月为证。十年，如同一列准点抵达的列车，将我载至此刻，我又一次于寒夜与他们相遇，交出一份合格答卷。我告诉他们，逢山，我们依旧在凿路；遇水，我们始终在架桥。

作者单位：中国铁建大桥局四公司